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信安程俱

狀劄五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云聞命震惶不知所措伏念臣才術不競性質蠢愚加以積憂薰心志思凋耗問學寢廢文字荒疎使勉就於試言必難充於盛選所有召試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安愚分不致疾顛

無任云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召試中書舍人尋具奏辭免乞賜寢罷上件恩命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程俱特免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仰戴誤恩益不遑處敢布誠悃上瀆睿聰竊以西掖詞臣當世高選自非文學足以資潤色而備顧問才識足以明治道而達國體公望所屬豈敢冒居而臣迂蠢之質既無取材鄙陋之文又不足道年齡迫於耆艾心志耗於隱憂苟貪寵榮不量稱否必速官謗上負簡求而况班著之中俊彥甚衆以之充選諒不乏才猥以命臣實深惶懼伏望聖慈察其懇

貞節堂袁氏鈔本

款收還新命曲賜允俞螻蟻之私不勝幸願臣無任

舉自代狀

二十四日授告二十五日告謝賜章服  
二十七日正謝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王禹得學問淹通資性簡靜揚歷中外幾二十年老於郎曹泊無隕穫如蒙進擢以鎮躁浮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繳詞頭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內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令臣命行者右臣竊以謂刑賞進退皆當覽天下之公議而行之則勸沮明而天下服夫致天下之亂者蔡京王黼童貫及京

之子攸致京城之陷者歟南仲及其子延禧者此天下之公議也當靖康時南仲以官僚之舊雖避宰相之位而實當宰相之權愛子延禧乃一時之宗主陷京城者非此而誰臣以謂南仲延禧之罪不在於議和而在於沮天下之兵蓋兵威振而後和可成也以古今之迹考之則可知矣其所謂沮天下已到之兵者前日臣寮已言之備矣今二聖之北狩未還宗社之艱危未濟上下爰爰宵旰靡寧南仲延禧不得不任其責而乃起自廢放盡復舊職無乃廢天下之公議乎所有延禧復龍圖閣學士詞頭臣未敢命行

貞節堂袁氏鈔本

繳李處勣再任詞頭奏狀

今月二十六日准中書門人省吏房送到錄黃一道為知衢州李處勣今任滿令再任事令臣書行者右臣竊以方今國勢未安莫如固邦本而勞來撫綏使百姓稍安廬里不轉而為餓殍盜賊者守令之職也李處勣久在衢州科率無度軍期之入收支不明妄召使臣虛破請受具弊不一科率之令名色實繁朝行夕改知以絹折米後復折錢應就縣納者忽令赴州應納本色者又行折變人不堪命殆不聊生契勘州郡用度縱令不足不免科敷亦當至誠惻怛思哉

姦弊使出入分明民無橫費則亦無復怨嗟處勸漫不加察而州縣之吏與攬納人首尾相應務為侵擾山鄉百姓擔擎送納動是數程非理退抑率意改更令窮朴之民奔走轉換倍費不暇自然厭苦唯命是從須於攬納人處倍價收買見抄方免追驅催迫科敷略無休息處勸之政若此豈陛下固邦本安百姓之意哉又處勸既逼替期已謀寄居外縣於是益務苟媮委政佐幕勢湏姑息豪猾假借吏人若令再任必有寄名買產屈法故縱收息鬻獄之事亦非所以全處勸也况為後來之代者又是其叔傳正雖強

貞節堂袁氏鈔本

有占市人誰敢言方陛下厲精求治之秋必不以一州苟便處勸而使疲瘵之民重不幸也所有處勸再任錄黃臣未敢書行貼黃契勘處勸見帶權發遣其進奏院却供合稱知衢州軍州事致錄黃誤作知衢州伏乞照會施行

繳宋煥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宋煥復舊官宮觀差遣詞頭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謹按宋煥天資儉壬唯利是嗜出守州郡以至備官寺監見內外貴倖利權所在者無不以諂交貨取得其利而後已至艱難之初

北山集卷之九  
亟除待制出使六路忠勞茂聞罪戾昭著昨言者論之詳矣夫赦令之叙復者常法也其于奪則當揆有之以天下之至理士夫之公議而行之今喚自散官用赦復舊官其為湛恩亦已足矣乃并以宮觀差遣與之則宅日復有赦恩將復復待制之職矣知待制者非宋喚等輩之所得為者乃可以赦宥馴致而牽復之乎如此則凡能趨利奪便由徑媚竈以取美官高位者皆為得計而視英才恬默沉逸之士為無能矣然則奔競安得息而風俗安得厚乎此臣之所以不得不先事而論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其宋喚

貞節堂表氏鈔本

林赦復官外宮觀差遣乞賜寢罷

轉對狀

右臣准御史臺牒十月一日輪當轉對者臣伏讀改元德音宗祀赦令陛下所以勤恤人隱惻怛丁寧之意可謂備矣豈非以謂人心者邦本之所以固耶自天下兵動以來其橫潰四方為生靈之禍國家之憂者衆矣然有叛卒而無叛民今者江西福建湖廣之民往往起而為盜此不可不思其故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仁愛之言聞於天下屢矣元元之民必將冀其實也且朝廷知民之所患

莫大於科率之繁重故令提刑司覺察州縣科率者以自盜賊論夫科率之繁重由府庫空竭橫費日加也不取之民將安出哉如此則難以自盜定罪日殺一人而不能禁其科率之為害又不如姦賊不才之吏之為害深也所謂科率之錢官用一二私取八九者是已監司不按與之同罪所以禁切之亦至矣然賊吏終不止者何也由不名御擇守令監司而未嘗正賊吏之罪故也遠州僻縣未嘗聞使者之足音使傳忽至非搜府庫竭膏血輟耕穫之夫以挽負於道塗耗糧儲以悅隨行之吏卒則親舊賓客請託為姦如是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而已民之疾苦不問也賊吏不按也豈唯不按又罔朝廷而薦之州有軍期之庫縣積軍期之錢如德音所云者皆是也然且迭為姦欺不相蒙則相持耳夫監司郡守不名御擇賊吏不正典刑無額之歛無所稽考告賞之科不嚴則雖日下一詔而姦賊之吏不悛也如此則德音之欲去賊吏之弊者尚為有實乎夫科敷之害未能遽去也剝民之財破民之產常使其入皆以資公上緩急之須則元元之民尚無憾也而所謂官用一二私用八九者存焉此民之所以怨也縣令不能徧知也則亦名御擇郡守監司而已朝廷誠

恤窮民疾賦吏何不遣一忠信才能之使取一二州科  
敷侵盜之尤廉核而考驗之若其匿文書庇胥吏俾  
使者不得治者則其姦狀明矣罷之而對置又重告  
賞之格以發其姦而賦吏得矣賦吏得付之定法而  
必行之如祖宗之時或可以少警矣如此而後橫斂  
之患稍息藉令不得已而斂之悉以資公上之急而  
不以肥賦吏之家矣庶幾民少安而無怨則聖主所  
以發德音而下明詔者非空言也惟陛下留神裁斷  
以安窮困之民則天下幸甚

辭免權侍講狀

貞節堂袁氏鈔本

右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  
兼權侍講者臣一介愚賤上蒙恩簡雖是暫權然臣  
伏自惟念學術淺陋心力衰疲今此盡瘁絲綸尚恐  
速荒疎誤忘之臯若侍經帷幄必將有鄙拙尸素之  
譏聞命之初惶恐無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別選時  
俊罷臣上件權侍講指揮俾安愚分不勝幸甚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不允

十月十三日上殿

臣竊以謂制誥者人主所以號令天下而鼓動群物  
之具也其可不名其言哉臣觀前古訓誥之文其都



俞戒飭吁咈之詞未嘗過其實也唯其稱而已矣昔  
者有臣如臯陶者而舜稱其功止曰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巳有  
臣如周公者而成王稱之止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而已其稱畢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而已其餘則皆相  
與儆戒訓飭之言也後世儷辭繁白稱頌功德如啓  
事之為者恐非臣下所當得於君上者也至如西漢  
去古未遠故當時詔令號為溫厚其詞皆節緩而思  
深於進退黜陟之間不為溢言以沒其實夫號令之

貞節堂叢書

出而使加膝墜淵之語日聞於天下非所謂大哉王  
言者已臣愚不肖蒙陛下簡拔以當絲綸之任誠願  
竭駕少儆古人之體以當今之宜以著陛下德意於  
訓詞而無使為天下後世之所嗤議亦報効之萬一  
也取進止

貼黃昔唐之詞臣有為魚朝恩之誥而其  
詞簡約者朝恩怒曰一字不可增即由是  
銜之而近世率以詞臣之情好厚薄愛憎  
以觀時之用捨緩急而為訓詞之輕重蓋  
不思其為人主之言而非詞臣之言也臣

竊非之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  
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  
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  
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  
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  
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右臣三月四日蒙  
恩賜對進呈上件劄子未聞施行謹再錄上進更乞  
聖裁取進止

貞節堂袁氏鈔本

繳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三省同奉聖旨胡舜  
陟特起復差知饒州填見闕不許辭免不候受告般  
家限三日起發前去赴任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竊  
考祖宗故事臣僚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係將帥  
及邊任寄委不可暫闕之人今舜陟身自在閭里而  
饒州別無事宜兼舜陟近經起復方因罷退復令持  
喪今而再被奪情在於人子之心誠為至痛使舜陟  
聞命而趨則是三年之喪乍持乍否在於名教必不  
自安所有上件除授臣未敢命詞行下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貼黃臣契勘舜陟必須辭免乞候奏到特降允俞指揮庶幾授辭兩得其所臣職在論思輒敢因事陳愚伏望聖慈采擇

繳宣州起復司戶叅軍狀

准吏房將到錄黃為宣州奏司戶叅軍馬允升乞令起復奉聖旨特起復依舊在任令某書行者右某契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叅軍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紊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貞節堂表氏鈔本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所有錄黃某未敢書行謹具申中書門下省謹狀

繳江東大使司辟持服人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江東安撫大使司奏乞依張縝奏辟持服高堯明起復知建康府溧水縣例許辟持服人太平州繁昌知縣乞差持服人迪功郎胡慈蕪湖知縣乞差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奉

聖旨特依奏者右某近緣宣州奏司戶叅軍馬允升丁憂乞令起復依舊在任奉聖旨依某遂具論列契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

防或寄委任事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叅軍  
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紊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已奉  
聖旨上件指揮更不施行今來江東安撫大使司所  
辟持服人胡慙閻彥昭雖是乞依張績前例及朝廷  
待遇大使與偏郡不同并繁昌蕪湖二縣正是沿江  
控扼去處又非司戶之比然胡慙閻彥昭身非在任  
遭喪二縣見今闕官儘可選求能吏若皆用持服人  
奪情起復終恐創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不能  
集事赴功欲乞收還前件指揮下江東安撫大使令

貞節堂袁氏鈔本

別辟官如蒙聽采其高堯明亦乞指揮罷官持服所  
有錄黃某未敢書行隨狀繳納謹具申中書門下省  
伏候鈞旨

劄子 十二月十一日上

臣輒有愚悃上瀆聖聰臣仰蒙聖慈知遇獎拔每思  
報効惟有寸心蓋筋力不足以備顏行才術不足以  
當繁劇若於籌思利害裨補闕遺文又無以効區區之  
忠則是頑無所知素餐而已苟無人責必有天譴此  
微臣所以常於出納命令之際未嘗敢懷不盡之情  
者也今月七日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福國

長公主臨月令戶部支錢三千貫文臣以堂判報行  
必已支給事關賜與理無復追逐更不敢論繳上煩  
聖聽然臣愚過計竊恐產乳或滿月之後儻援此為  
常則為無藝若其他賜予之間每事如此浸恐傷財  
害民以貽陛下它日宵旰之憂故敢妄陳瞽言伏惟  
采擇自天下承平錢帛山積遂使禁庭宮邸與夫宗  
戚貴近之家視數千百緡僅如糞土不思民力輕以  
費用臣聞神宗皇帝時初欲更制俸祿遣中使咨問  
李氏大長公主以先朝俸祿之數大長公主初不肯  
言久之乃曰言之使人羞愧未下降時月俸五千臣

貞節堂袁氏鈔本

政和間守官京師則聞大長公主之女月俸并雜給  
之物無慮數百千矣此國用安得不乏國用乏橫斂  
安得不厚橫斂厚民安得不窮困也且三千緡在今  
日亦中人之產也觀州縣催科之政關市之征大抵  
農賈貧下之民錙銖圭撮之所積鞭扑禁錮之所得  
者豈非生民之膏血耶而取承平以來所謂中人百  
金之產王姬數十年之俸者曾不滿富貴之家一笑  
之費一日之給此所以天惡人怨而馴致天下至於  
此極也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戚貴近之家具享富  
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

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苦此皆不知惜福畏罪仁  
民愛物之道故其報如此其酷也然懷利封己之人  
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嗇儉為削弱此  
不可不變也以邇日昭慈殿宮與接伴麗使之事觀  
之則知貪冒者之心未嘗少知戒懼也夫以昭慈之  
喪殿宮非園寢之制近郊非洛邑之遠而臣竊聞之  
費至三十萬緡接伴麗使初欲自明至京舊例之半  
今館伴之使當在明州則接伴使罷之可也而置局  
自如此何理也其肯為陛下樽節財用不市私恩而  
專恤國事者鮮矣今國用不足如此民力困極如此

貞節堂袁氏鈔奉

養兵設賞官吏之俸不時之費如此然未至於闕絕  
者江浙之地尚可征江浙之民尚可斂而已徒見其  
未闕絕也因以謂天下之財無有窮盡可乎不知一  
日闕絕則禍變不可勝言矣豈可使至於闕絕而後  
急也此臣所以深憂而切歎者已臣願陛下以祖宗  
為法每於賜予費給之間視金帛錢穀當以生民之  
膏血國家之基本視之而無復以近年為比也夫三  
百萬之錢賜骨肉之親而臣喋喋如此者艱危之時  
匱乏之甚雖至微之物然積以致多亦當節以制度  
而與天下共之所以惜生民之膏血而痛革近世侈

大之風貪饕之俗為國家計耳太宗皇帝固嘗曰朕為天下守財安敢妄用推此心以制用則天下無憾矣夫將以痛革侈木之風貪饕之俗非陛下以身率之示之以儉約樸素之實恐難以法令操之也臣今月二日因次進故事嘗以太宗真宗愛惜財用克勤小物之事為陛下言之矣乞賜裁覽則天下幸甚臣職在論思仰懷陛下厚恩不敢不盡愚替易獻言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應詔薦士狀

准尚書吏部牒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十一月十九日

貞節堂袁氏鈔本

手詔令侍從官舉三人已上同罪保舉臣今以所知保舉如後朝奉郎權發遣巴州軍州事馮檝勁直敢言通理性之學故臨大事而不懼嘗說二凶賊得其要領其憂國拯時之志甚切若備臺諫之選必能知無不言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許德之端靖有守宣和初任太常少卿遠求外補則其恬退可知其性行學問可備師儒議論之地朝散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許亢宗靜粹有立學問亦優靖康元年嘗任起居郎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性質剛方輔以學識投閑累歲涵養益深議論正平有志許國朝散

郎尚書司勳負外郎吳表臣學有師承性行純靜承  
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嗜學知方思慮詳審  
清修有立可任以事右謹件如前臣所舉馮楫等如  
蒙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謹狀

十月三日納宰相劄子

竊以道揆之地政事浩繁廢日力者莫如冗長之文  
書伏見祖宗以來應有升黜或與職名並須便帶差  
遣一就命詞行下歷觀典故及舊掌詞命臣僚文集  
可考而知近歲以來凡罷在京差遣與除職名知州  
及在外遷轉者皆先以所得指揮命詞及除某州則

貞節堂表氏鈔本

又行錄黃詞命出告如邇日學士侍郎給舍除職與  
郡及在外武臣轉官送郡並是兩番行遣從官則兩  
次命詞餘官雖降勅亦是兩次錄黃如此之類似亦  
冗長欲望朝廷詳酌倣祖宗故事施行

二

今略行檢具中書省及後省除如後諸受內降若尚  
書省送到取旨文書門下有樞密院及諸處送到文字詞不親發者每件各

降三名

諸房發錄黃書黃并簽書呈納舍人文書封記不如法者准此

守闕守當官隔三試

三犯勒停諸點檢房點檢文書差失私令改正者許  
人告取旨賞罰諸房互關照應事如無施行止舍人



判知諸房承受到生事文書並本房舍人背書日諸  
得旨及入進等文書本房錄事以下簽訖赴舍人廳  
於草背簽書押如事有未盡即稟本省官諸房簿曆  
日以事日計總數本房錄事以下次第簽書訖曆每  
日簿月終並押舍人諸房應書押舍人文書令連簽  
守當官以上齎赴諸房點簽到稽違差失應理功過  
者已改正施行訖諸房即批認姓名即半月具事因狀背次第  
書職位姓名押字勘實謂手分令同行人及職級其職給即本房陳乞理為勞  
績經舍人書押者仍於限內關送諸錄事以下功過舍人廳注籍歲終  
比較諸房功過等第並舍人廳依格書鑿格所不載

貞節堂袁氏鈔本

聽比附增損即難依常格與奪者取當筆官判諸房  
點檢勲封賜有脫錯若輕重不同不因案驗而糾正  
應理功加本格一等餘條糾正准此右謹具呈欲乞鈞旨下點  
檢文字錄事等盡行檢舉合行勅令遵依施行取鈞旨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貞節堂袁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信安程俱

狀劄六

府第納宰相劄子

竊見接伴高麗人使官申請一行人支賜並乞減半  
 支給已得指揮施行竊謂今日國力比承平時所耗  
 削者何啻一半而自越至明之勞比昔時自京師至  
 明遠近又不及十分之一尚循弊風冗費如此竊謂  
 在艱急時所宜上下體國以從省儉又自來國信使  
 及接送伴使並自受命置局之日使支破一行人食

錢請給所費不貲欲乞裁酌國信使及接伴送使自朝辭前若干月日置局勿為浮費以耗國用但使不至妨事足矣何必纒因事便欲廣費官錢蠹國病民也右謹具呈

申省狀

昨於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一道為資政殿學士盧益該遇明堂大禮封贈內故妻趙氏淑國夫人擬封福國夫人竊慮前執政官妻未應封國尋呼到司封手分崔彥通供稱勘會見任執政官并前執政官遇赦并初除封贈母

貞節堂表氏鈔本

妻並封贈郡夫人如係小郡合封贈次郡已係次郡合封贈大郡夫人緣擬封與所供有此異同遂具狀申中書門下省乞下本部契勘的實依條格施行今來本房送到司封狀稱今據承信郎宮使盧資政府幹辦使臣左政狀契勘本使宮使樞密資政該遇去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合該封贈尋依條式陳乞近蒙尚書司封取會已妻淑國夫人趙氏所封係用是何年日恩賜封贈已具回申外今竊聞省郡疑惑謂淑國係大國初封未合封大國致有取會今再稟覆得本使資政鈞旨昨於建炎二年九月內初除同

知樞密院合該封贈是時係初封特封小國又於當年十一月內該遇冬祀大禮又合封贈係合贈次國其逐次封贈官誥因建炎三年二月渡江並皆去失不存今來又該遇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又許封贈係第三次合封大國今來即不審淑國係是大國為復次國若是大國即乞省部指揮於一等大國內別封一國號如是次國即乞依條封贈大國及司封手分崔彥通狀稱本官妻今來合遷改次國夫人本部已擬福國夫人具奏訖兼福係次國俱再追喚到司封手分崔彥通令供其寔執合封贈母妻

貞節堂袁氏鈔本

條法據本人狀稱勘會左右僕射封贈母妻國夫人執政官封贈郡夫人者右契勘同知樞密院即非宰臣於條封妻只合封郡夫人其盧資政妻初除封國已是謬誤司封人吏非不明知條格乃復妄有奏擬欺罔朝廷其人吏欲乞指揮送大理寺勘斷施行仍令司封將盧資政封贈依條格奏擬以憑命詞行下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候鈞旨

乞住講月分不支職食錢奏狀

右臣等各以非才備員講讀學術淺陋無補聖聰月請添給固已厚顏今來住講月分若依常月勘請戶

祿實多况時方艱虞國用尚屈是雖小費在於臣等  
無功而受竊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許臣等任講月分  
更不勘支食職錢候開講筵日既修職事所不敢辭  
伏候勅旨

奉聖旨不允  
所乞

申堂改正王擇仁轉官不合命詞狀

承吏房送到詞頭為王擇仁昨建炎四年九月准告  
授通直郎直徽猷閣近具狀經朝廷為當時已係通  
直郎近又承宣撫使便宜指揮轉奉議郎今來合轉  
朝奉郎直徽猷閣合下宣撫處置使司取索元告毀抹  
令某命詞者某尋發貼子於吏部取索建炎四年王

貞節堂袁氏鈔本

擇仁轉官除職因依據吏部錄到元降指揮全文并  
告有詞係是本年八月十九日賞功轉官除職某契  
勘當時既已是通直郎轉兩官即合轉承議郎上件  
告只合改正前銜作通直郎後擬作承議郎直徽猷  
閣令官告院檢會元指揮全文別行給告或出劄子  
改正如此則與當時告詞賞功之意相應所有今來  
再轉一官合轉朝奉郎只合給告不合命詞欲乞鈞  
慈特賜判筆施行庶於體制為宜

乞貼改勅黃劄子

劉光世王寔營田畫一錄黃內有稱今來朝廷撫用

邊事措置營田保守邊面某欲乞鈞裁貼改邊事字  
作江北改保守邊面字作保養兵農取鈞旨

繳蘇易轉行橫行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武功大夫榮  
州團練使蘇易杞截奉化縣界已蒙轉一官回授乞  
於今官上收使奉聖旨蘇易將所得轉一官特於階  
官上轉行其已降回授指揮更不施行令臣命詞行  
下者右臣竊見自頃以來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  
轉入橫行寔以冗濫頓失祖宗之法得者既衆則官  
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厲世

貞節堂袁氏鈔本

勸功之時其為弊害尤大今蘇易止是把隘奉化不  
經闢敵便轉一官回授有服親已是有恩既降成命  
今來乃於階官上轉行令即轉右武大夫乃是昔時  
西上閣門使而朝廷即從其請收還回授指揮其於祖  
宗之法號令之宜皆非所應得也臣契勘祖宗之法文  
臣自守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目三班奉  
職至節度使即是次次遷轉之官而武臣閣門副使  
至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以磨勘  
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  
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

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自政和不唯輕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與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大抵如此故流弊日深也祖宗時如曹瑋屢更邊帥功名傑出乃以閣門使知秦州張亢楊歷最久官止於客省使且以元豐三年言之是時官儀人物最盛且多之時而閣門使止有十四員引進使一員四方館使二員副使五員而已諸將之為橫行者皆在數中如种諤韓存寶李浩李昌祚姚麟之流是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也諤以崇儀副使知岷州擒宗哥首領敗鬼章而得引進副使後以擒山後生羗冷難朴而得東上閣門使當時橫行既少官職貴重官職貴重則人以為榮人主慶賞之柄亦重不然則反是矣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故祖宗時官至皇城使者尚少其有至皇城使而合轉官者多是只與遙郡刺史今乃於武功大夫上一例轉行其為冗濫甚矣自改使為大夫已來經靖康建炎暈沛之後常調之官下至皂使僕廝之餘轉而為橫行者

不可勝數而運戰之物不以功之高下一例轉入者  
又不可勝數也自古名器不慎官職太輕變易舊  
章紊亂體制未有如十餘年以來者也今橫行之官  
無慮數百千負其弊可謂極矣夫官職重輕在朝廷  
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之則官職重  
若朝廷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  
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何謂得者不以為恩  
異時橫行至少得者即為異恩今則人人可以循次  
轉行則彼才器超絕之人軍職立功之士與常進碌  
碌之流官稱一同了無差別所在之處百千為曹則

貞節堂表氏鈔本

亦何足責者使彼挈短量長計功比類則所得謂之  
不以為恩者有矣何謂未得者常懷觖望蓋與之既  
輕得之容易則其流必濫既濫則冗理之必然則彼  
未得者將曰某人之才我豈不知某人之選豈以功  
伐然彼為橫行而我獨平進則所謂未得者常懷觖  
望者有矣豈唯不以為恩與常懷觖望而已而安  
治亂之萌實存其中蓋不可不御所與也關張官為  
將軍則雖以黃忠之才之功先主亦欲為將軍而諸  
葛武侯以為不可遽與關張等如此則官職安得不  
重唐德宗時勲官冗濫於是有人以開府驃騎告身易



一醉者然則官職重輕無它唯朝廷所以用之如何耳臣不勝愚忝拳拳慮國之誠忘其么麼敢因蘇易之請曲折布陳亦冀陛下深思熟計有以拯其弊者已其蘇易所轉一官伏望聖慈只令依前降回授指揮施行庶使有功而得之者皆知為異恩而非可知循致者也則官職重而勸激深矣所有詞頭繳納中書門下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任源管押成都府等路內藏庫金銀疋帛等奏狀

今日二十八日承中書門下省戶房送到錄黃為正

貞節堂表氏鈔本

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成都府潼川路府每年合給內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絹將建炎元年二年未納欠數及建炎三年至紹興元年並未納數可劄下張浚催發計會任源除合用疋帛外並令宣撫司變轉輕賫差得力使臣同任源押赴行在本庫交納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見陛下以張浚宣撫陝西與將士卒暴露之久比者殺獲虜寇荐立戰功特降中使傳宣撫問以示恩意兼川陝之人累年以來朝廷音信幾於隔絕今聞王人之來諒皆感慨悲喜企聞德音乃以催發變轉內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絹使之管

押臣恐遠方之人不達事體妄意聖朝以寬恤民隱之實未聞以誅求逋貢之務為急則是陛下諄勤之意一介之使未足以布宣恩仁適足以招致怨讟而已臣愚竊為聖主惜之者此也况內藏庫合納之物并御服綾絹自有司存在內則戶部在外則漕司起發驅催乃其所職恐不必更煩聖慮委任中使然後辦也兼張浚宣撫陝西以來三年于此矣供給饋餉賞軍等用不聞出於朝廷而陝西五路例遭殘破是則資費出於四川者必多矣民力凋困不問可知今乃追逋欠於五年之後責歲額於方春之初其於示

貞節堂表氏鈔本

遠方宣德音先非所先也若使漕司逐急既已用過未能遽集而今乃中使臨之宣撫使督之漕司州縣將安取乎則必取之於民耳非急於星火剝及膚髓何從使得之以赴中使之回也是一使至而四川之人為之騷動又非所以安遠方之民也不唯如此中使至彼若未得內藏庫物及御服綾絹則豈敢空回必須日有公移督促宣撫使及轉運司則是日久經營養軍備寇之外別生一項憂煎掇斂之事也督之益急則中使當有妄作威福之嫌而事未必濟一也中使既得物帛則不唯地里極遠兼道路亦未甚通必須

兵衛而行兵少則不能禦兵多則事體張皇使好亂  
無知之人得以藉口惑衆二也不然劇賊生心多以  
師旅要而取之或害中使徒辱朝廷三也至於御服  
綾絹固是臣子共奉之常然於枕戈嘗膽大冠帛衣  
之際而俾聖主親其文以索之又非所以感人心而  
先恭儉之術也建炎二年臣以尚書郎從駕渡江至  
杭之初竊聞執政進呈減婺州貢羅事陛下驚歎曰  
如此等事朕都不知盡令蠲免而執政止乞分數蠲  
減遂蒙制可陛下曰如此好事一日做得一事一年  
當復幾何矣臣時徒步跣足剝寇凍餒之餘殆無生

貞節堂叢書

意傳聞此言歡喜踴躍至於出涕知聖德之可以大  
有為也雖禁中之語然神聖之言所當宣布無事於  
密自是臣常為士大夫誦之竊以謂如臣等輩不可  
以畏臯謀已懷利緘默以負聖德也臣願陛下以適  
時之心為心所降指揮乞賜寢罷俾有司具諸路合  
供內藏庫物與御服綾絹之數且詰其不至之由候  
到出自聖裁或蠲或減之外責以限期孰敢不供所  
有錄黃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正月二十九日上殿劄子

臣竊觀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卿士謀及庶民故周

官有大詢在西漢時有大政事典禮辟刑必集博士  
議郎以上至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議之而取捨焉  
同者不以為賢異者不以為罪唯其當而已矣祖宗  
之朝倣漢制自三館之士皆得與議尚可考也況今  
天下多故云為舉措蓋安危利害間不容髮之時也  
雖陛下總攬圖回於上大臣盡忠竭慮於下然廣采  
兼聽深思熟計而後擇而行之未為過也臣愚欲望  
宅日應有大議如所謂政事典禮刑辟之大者下博  
士祕書省郎官以上臺諫侍從議前二日集議於朝  
堂俾同者為一狀所見異者退別為狀偕上中書門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下省進呈而後擇而行之其便有五合衆人之智盡  
天下之公是非利害斷而行之一也示天下以無我  
以來嘉言良策二也自博士以上皆得與議則雖欲  
退有後言以歸非於上橫議於下不能三也陛下因  
揆之以道陰察邪正辯能否於其間以備簡擢而汰  
庸才四也如此則在朝之臣既皆有慮國謀事之責  
庶思裨益朝廷而不為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五也  
臣愚無知竊以為便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二

臣竊見邇日以來所在寇賊往往已就招安然欲一

切收而養之則耗財而滋冗食簡而汰之則無所歸而聚為盜此不可不慮也自寇之入其所經州縣戶口所耗幾半如聞閒田不耕者尚多儻專遣一使有學識而疏通有吏能而端厚者如以勸農為名辟屬毋過若干人俾行經寇州郡與縣令佐根具閒田為籍各注鄉村里保地名頃畝戶人姓名丁口等印榜招諭復業其未復業田計見實數候有招安簡放疲冗之人即從朝廷按籍撥遣令於某處給逃田耕種借以牛種及起蓋席屋並田以居如乏耕牛即習用漢志人犁之法一熟或再熟之後即住支糧種浸為

貞節堂袁氏鈔本

屯田是一舉而兩得也即有歸業者證驗無偽即以給還而就耕之人別給閒田如初給之數仍專置一司以領護之臣所陳梗槩如蒙聖裁稍有可采即乞降指揮俾朝廷博議可否如可施行仍眾具措置曲折纖悉之務以聞更委大臣裁定施行庶幾有利而無弊取進止

繳錄黃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一道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乞辟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充營田幹辦公事令臣書行者右臣契勘近者胡舜陟起復知饒

州并宣州乞起復司戶叅軍馬允升依舊在任及江  
東安撫大使司奏乞起復胡慤知繁昌縣閻彥昭知  
蕪湖縣臣並具奏陳以謂饒州別無事宜及非邊任  
寄委又司戶之職人皆可為并蕪湖繁昌自可求選  
能吏不必皆用持服之人奪人子至痛罔極之情創  
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無補事功皆蒙聖慈采  
納施行今來閻彥昭從浙西再乞起復乞賜檢會前  
奏及所降閻彥昭起復不行指揮照會施行所有錄  
黃難以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錄黃狀

貞節堂表氏鈔本

准中書門下兵房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奏神武右  
軍都統制申竊見迪功郎孫愿丁父憂乞令起復差  
充本軍幹辦官奉聖旨令某書行者右某契勘近緣  
起復從官知州及江東浙西安撫大使司辟官起復  
某各具繳論已蒙降指揮不行訖今來孫愿亦非將  
帥及見任從車在行不可暫闕之人所有錄黃難以  
書行隨狀繳納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乞照會施行

二月二十日實封奏

二十日承省劉備坐白劄子上言云云奉  
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

右臣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徐俯除右  
諫議大夫令臣命詞行下臣伏見自頃以來陛下圖

治之切往往急於用人德意識厚也然竊考古今之  
宜與祖宗之制其進用人才自非隱遯丘園道義才  
器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之流未有濶略資望不循  
次而進者何哉名器不可不重人情當使厭服故也  
俯之少時誠有俊聲氣亦豪邁以禧之子嘗見用於  
崇寧政和之間然以黃庭堅甥又上書入邪等且連  
任宮觀故流落於群枉當路之時靖康之初召為省  
郎其後未有所歷也陛下即位以來初未之識今乃遽  
自前任省郎驟除諫議大夫自元豐五年更定官制  
來五十餘年未之有也上皇用人雖號為兼收驟用

貞節堂袁氏鈔本

然亦未有所謂親擢之士闊略資歷如此者傳曰如  
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又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此古聖人之言用人之法也今陛下亦既有  
所試而見其賢矣乎况諫議大夫以彌縫袞闕佑佐  
上德為職昔者端厚如王覲博通如孔文仲剛果如  
劉安世忠清如豐稷嘗為之矣然覲文仲安世皆自  
諫官次遷稷自前侍郎待制遷皆望實俱高人主熟  
其議論趣向以充選今俯雖氣豪才俊然陛下何從  
便得之而驟用若此臣恐天下怪惑也漢鮑宣嘗言

古刑人尚服今爵人反感無乃與人美官未足以勸  
而及令天下惑乎陛下誠知徐俯何惜歲月召至行  
在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使其望實已  
爭於人然後進而用之蓋無不可也寧使士論以得  
之為後時而無使相顧駭視腹非而竊歎也非君父  
所以成就愛惜臣子之心也不然則似恐其不來以  
高位誘之要其必至如此則不惟非所以待士亦不  
足以得士矣何哉蓋上之人期之以利而彼亦懷利  
而來苟懷利也亦何士之可得哉臣願陛下但召下  
命湏其至也姑以所應得者命之陛下宅日亦置之

貞節堂袁氏鈔本

左右循塗而進亦何為不可哉臣誠為朝廷惜此舉  
措而愛俯人才竊思有以彌縫成就之也臣承詞頭  
竊用惶惑伏念旬日不敢措詞已而再思蒙陛下厚  
恩俾待臯論思之地儻使朝廷舉措未厭人心或致  
疑謗而乃惜身懷利不能長慮却顧盡忠獻言是臣  
仰負聖恩苟貪榮寵人尤鬼瞰將無所逃所以觸死忘  
生妄貢愚瞽伏望陛下深思愚言更賜裁處臣聞漢  
武帝時讀子虛賦而善之有恨不與朕同時之歎狗  
監楊得意侍旁進言乃臣里人司馬相如所作及召  
相如至但以為郎久之為文園令而已使相如不因



狗豔不由華麗之文以聞漢武必有以處之矣史則稱漢武雄才大略豈此類耶今俯之素行無相如之累陛下育材從善愛惜臣子之心又遠過前古但不須匆匆如此無故使上下皆受疑謗於清議也只如唐之元稹其才器文章既為名御史矣在長慶時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中忽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穆宗與稹皆得謗議以謂荆南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致使元稹才能一皆埋沒為正人面辱比之青蠅是進之適所以毀之也以此觀之不可不名御不可不惜此臣所

貞節堂袁氏鈔本

以拳拳懇懇上瀆聖聰者也所有告命臣未敢命詞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臣兩日來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為警策臣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妄以此為疑議仰累聖德之聰明愚所以不敢緘默終具繳論然臣未敢具申中書門下省如臣所陳或蒙採納只乞聖旨從中處分別降指揮收還前命臣無任惶懼憂灼俟臯之至  
貼黃奏為徐俯差除詞頭欲乞聖慈更加

北山集  
裁省如臣所陳或蒙采納只乞從中處分  
別降指揮收還前命候勅旨事  
臣手寫奏狀如蒙聖慈開可別作施行即  
乞不須降出

右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提舉萬壽  
觀光實錄院修撰閻命震懾若無所容敢瀝懇誠上  
告君父伏念臣自紹興二年八月六日忽嬰末疾今  
已七周年餘百端始療終未復常左手不能舉動五  
指皆拳左足不能屈伸步趨拜起至於執持食器穿  
着衣裳卷舒紙札無不須人加以年齒益衰心志益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耗於朝謁則不能步趨於職事則必至曠闕扶掖蹇  
跛傳笑四方玷滂聖朝取譏士類不但以愚拙空踈  
衰病廢忘不足當筆削之任而已也况聖主在上賢  
雋如林一朝大典舉以付之必能稱職如臣殘廢豈  
可冒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上件旨揮許臣依舊在  
外宮觀養病里間一意醫治涵泳聖化以畢餘生不  
勝厚幸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矜而察之臣無任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曾祖伯照故贈光祿卿祖母扶風太君魯氏彭

城太君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縣君

江氏仙居縣君余氏天水縣君御名氏

父天民故任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

左宣奉大夫母贈大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王時伯符封國於程休父為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為

姓春秋時嬰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為秦獄吏易大  
小篆為隸書漢有不識魏有異号名將晉元帝即位  
命元禪為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邈道請留不得  
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  
居黃墩迂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  
君樂愷乎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為長者祖父都  
官君始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  
介為江東轉運副使日特加賞遇以謂不任威刑而  
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為兒時日誦  
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為

貞節堂袁氏鈔本

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奧義常進所撰  
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尋為瀛州防禦推官  
貴溪縣丞攝令事閭邑欣賴召試太學博士而卒公  
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歎終喪從母氏寓外  
家母性嚴公左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  
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  
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  
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  
通簽公即申縣請准 報蠲放而轉運司牒准省符  
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川之水

潞之萬頃之陂決漏既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指以為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論者斥以為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為榮焉大觀初監常州市易務八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

貞節堂袁氏鈔本

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尋主管兗州岱嶽觀七年差通判六安府以侍親非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孝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今藝學績文之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譔著於是以前聞徽宗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祕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責歲餘

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為著作佐郎尋再  
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章四上遂以  
直祕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旨賜對公奏事訖  
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說言極剴切有曰  
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  
俯有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則天  
之所以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  
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上欣然納  
之及虜騎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厲兵  
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

貞節堂表氏鈔本

海道趨行在始出華亭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  
因航海至永嘉既朝見以病乞歸鄉聽命時建炎四  
年三月也冬復召赴行在紹興改元始置祕書省  
即以公為祕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  
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  
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脩撰六年除徽猷  
閣待制九年除提舉萬壽觀充實錄院修撰先是公  
得風痺之疾朝廷知公步趨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  
後簡冊散逸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免朝參  
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

明道宮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 明堂郊祀恩封新  
安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十四年六月疾稍寢乞致  
仕轉中奉大夫壬辰卒于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左  
聞贈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石氏贈令人再娶同  
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務郎監潭州南  
嶽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郎提點坑冶  
鑄錢司檢踏官趙伯暘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  
廟江振卿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  
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闕奧之文自其幼  
年未仕人推為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

貞節堂袁氏鈔本

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譴湮沉連年飢寒轉迫氣  
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轉之望然  
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侶訛笑隨之而與之  
深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實益孚  
其再佐著作三為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  
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安于心者率  
明白反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  
鑿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守祖  
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誥非持甚高難行之論以苟  
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

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之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通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此有志

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而懷利封己之人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嗇儉為削弱此不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

貞節堂袁氏鈔本

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厲世勸功之時其為殺害為尤大

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迂轉之官而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迂轉之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



有司不習典故不思

祖宗之深旨更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之所謂廢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允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他人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罷罷未幾而病病卒不可復起此有識者之士所以深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

貞節堂袁氏鈔本

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芟焚并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說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開化縣北山之原屬瑀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告不朽謹考核叙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狀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日夜余家因已遣之婢尋物失火熾起老母房中以致及  
余臥室倉皇奔救幸無大患而器用財賄為之一空所貯書籍歸然獨存是必有神  
物護持者余亦以是轉憂為喜焉閱兩日書友胡益謙持北山集示余欲一決其宗本  
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宗刻宗印子不知宗本獨不見其紙為宗時母子乎胡公  
深為余為不欺遂議交易余許其每冊一金卒以物主居奇信價易得復以二金  
酬之親朋見者無不笑余癡歎余曰天災忽來身外之物俱盡所不盡者唯此  
書籍耳則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余曷敢不竭盡心力以為收藏計且是  
集流播絕少寫本不多見矧其為宗本近時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載有知不足  
齋藏影宗槧寫本吳之振識云此冊昔年為季滄葦侍御所贈侍御從絳雲樓宗  
槧本影寫者是宗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冊有健康圖章而彭城無所記識豈真  
絳雲餘燼即余不能辨其一是二也卷尾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未知吾  
宗吾人轉相授受何歸江夏家藏我子孫其世寶之或可自詡為天下無雙也  
與吳郡棘人黃玉烈識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閏六月八日天晴曝書展玩一過時  
與西席顧澗賞夏方米同觀因見目錄在葉鄭兩序  
後而反缺半葉未解其故余曰此當年裝潢匠誤以

序文次于目錄後卷一前故遺失半葉也今每葉後有字影及硃筆痕隱，可見是為確証爰復著數語以傳信于後時在王洗馬巷新宅之士礼居

堯圃氏識

是歲良月廿又叅日瞿中溶藉觀于普風亭

癸亥六月一日輯宋刻書目檢及此集其去得書之歲月已足八年矣昔余繪續得書圖名是曰蝸廬松竹蓋致道寓居吾郡之城北葺屋曰蝸廬而松柱竹椽饒有古樸之意今余自壬戌冬又遷東城，縣橋題藏書室曰百宋一廬夫亦取貝小焉耳爰誌數語于冊尾 堯翁記

貞節堂袁氏鈔本

黃孝庵堯圃買得宋槧本比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解也古人云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蠶高故紙以錢祀神宴客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較薄不耐久數年之後黴爛蠹蝕不復可

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錄  
後、者而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  
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丁巳冬十一月廿日竹  
江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

北山小集為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占吾  
郡典故有涉故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  
入養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證噫潛  
研往矣而是集亦不能守早歸甄芸書舍  
當日家藏時嘗暇傳錄副本以又余生平  
缺憾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始  
憶及此遂向主人借歸分存傳錄之畢  
細校印以原本歸趙而余亦作一小跋記  
其原委是又為此書添一公案矣海虞  
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并秘冊甚多著

有愛日精序讀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纖  
悉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  
真讀書者之藏書也聞余有此欲傳其  
副遂復從余分寫本仍分寫予之并  
雙校之古云書經之寫魯與亥亦自謂  
此寫本出余士礼居雖未經老人過眼然  
兒如輩頗習校書緒端、年校書不  
致為鈔晉所誤回憶初得時及後寫此  
已歷三朝世有三本可為此書幸印  
為余補遺幸亦得世有好事者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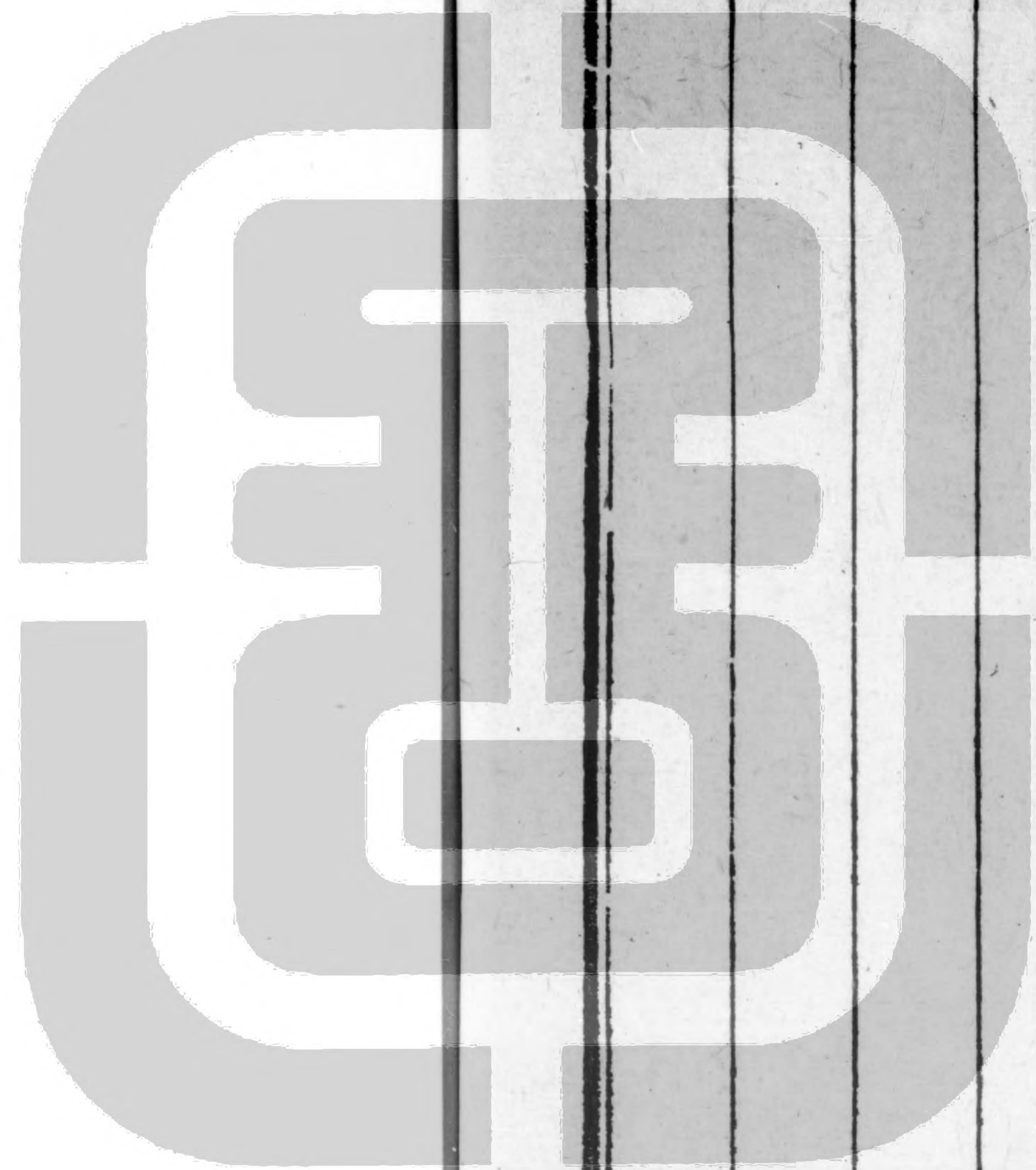
貞節堂袁氏鈔本

月霄其人惡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  
副是真大樂事想執芸當亦不吝余  
之屢做也書此以俟月霄問之不識以  
余言為何如

道光二年歲在壬午秋七月堯夫識

道光五年春三月仿士礼居黃氏影宋本  
鈔錄藏於五硯樓貞節堂袁氏識





貞節堂袁氏鈔本



